

DUKU

读库

1205



杨以磊 绘

编号: 1205

DUKU1205
2012.10.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1205/张立宪主编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-7-5133-0913-4

I. 读… II. 张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17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(2012) 第234747号

读库1205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83398809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5mm×925mm 1/16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913-4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父亲在工地

绿 茶

父亲在他六十岁的时候，成了一个农民工。

2008年的夏天来临之际，大弟做了三四年的小餐馆因为拆迁在即而转让出手，两口子在朋友的劝说下准备去广西做生意，据说是一项前景美妙的生意。两个人怀揣着发财的梦想兴冲冲地前往，留下正在读初中的侄子在家，好在我的母亲可以帮忙做饭洗衣，照顾生活。而此前一直在餐馆帮弟弟做事的父亲就一时赋闲在家了。

父亲是闲不住的人，不久就听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被小区里的熟人拉着去附近的工地上打工去了。

父亲身体健康，但是，1948年出生的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，工地上的活他怎么吃得消？可不比在自己家的小餐馆里做事，那可都是些力气活。我对母亲说，你叫爸爸还是不要去打工了，反正大弟留了生活费给你们，还有我和小弟呢，还怕我们三个孩子养活不了你们两

个老人？

母亲喏喏地答应，说她会给父亲说。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，父亲仍然坚持打工，而且热情高涨。有一次，他在电话中告诉我，他去的那个工地是正在修建中的著名的长江隧道，就在住家附近，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，中午还可以回家吃饭。

他兴奋地对我说，这些活儿我完全能胜任。以前在农村，你爸爸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，这工地上的活对于我不在话下。

父亲是一个开朗自信能干的人，在农村他是一个好农民，种的庄稼常常让相邻田块的农户自惭，养的两儿一女也让邻居羡慕。现在老了，应该是老有所依，过点轻闲日子的时候了，可是他闲不住。他说，闲下来就发慌，出去做点事，日子还好打发一些。

我被他的自信和热情所感染，感觉得到他是真的为自己还能做点事而高兴，于是说，好吧，如果您愿意去做，就去做吧。但一定要注意，有些活实在做不动的，不要硬扛着。

他说，我知道的。你爸爸还没有那么苕。

2008年年底，大弟他们从南方回家过年，并无一点发财的迹象，但却兴致高涨地跟我们讲了他们原本面目模糊的外贸生意是什么。虽然有种种名头，什么电子商务，什么国家领导人的特别项目，什么直销，但是我一听就知道，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传销，一些老谋深算的骗子用发财作为诱饵吸引那些想发财的人往里面钻，最后却成了别人的菜的骗局。当然，得手了的骗子是有的，但在他们的背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了代价。

我要他们别做了，赶紧回家，找个正经的事做，但是，被洗脑的两个猪头执迷不悟，他们一头扎进那个发财的梦想里，甚至想着要卖房冲业绩。

父亲也看出来他们在走一条危险的路，说，我一个农民都看得出来这是骗人的事，你们还看不出来？赶紧回家，找个正经的事做，哪怕是像我一样，去工地上打工也好。

他给我们讲他这一年来，辗转去过的几个工地，除了长江隧道是

市政工程，别的地方都是房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商城。有的楼盘的名字我经常在报纸的地产广告上看到，没想到父亲竟然是其建筑工地上的一员。父亲说他的工作包括搬运水泥、挑泥浆、打扫卫生等。

父亲对大弟弟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做事，实实在在地挣钱，心安理得。你们搞的那个是虚的，是骗人的。

我也在一边说，就是，做任何事情都要看你创造了什么价值。老爸这么大年纪还在打工，就是这些脚踏实地打工的人让楼房盖起来了，让隧道挖通了，而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，正是做事的时候，搞什么传销，说得天花乱坠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，不过是骗人。

大弟弟振振有词地说，就是因为你们是这样想的，所以到现在还是穷人。以你们这样的传统思维，是发不了财的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要跳出常规思维……反正跟你们说不通……这样，等过个一两年我赚到了钱，你们就会相信我的。

我的脑海里闪过股市、虚拟经济等等，它们和传销在某些方面不也有相似之处吗？但也正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很多财富神话，只不过，传销是绝对的非法。我得承认，我一时有点语塞。

夫妻俩在过完年后，就匆匆赶到南方去了。

父亲对大弟弟的固执既恼怒又无奈，毕竟儿大不由爹。作为姐姐的我也无能为力，我相信弟弟他们三十多岁的人，自己有脑子，怎么就不会看不会想。那么，就让事实来教育他们吧。

现在，我只担心父亲。

工地上的那些活，您干得了吗？我问他。

放心，这些活儿我都干得了。父亲说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那个春节，他给孩子们压岁钱，确实比往年多。

我一方面觉得父亲能做事固然好，但也知道，真正的工作可不像他说的这么简单，肯定是又脏又累。于是继续劝他，您就别去吃那个苦挣那点血汗钱，要做事还不如回乡下种几亩地呢。

父亲说，种地没有打工划得来，虽然现在种地不用交税了，但是化肥农药种子涨得厉害，请小工的工钱也涨了。而且我们那里田又不多，就算是种地也只能换点口粮。打工来得快一些。反正闲着也是闲

着，有点事做反而觉得充实。我身体很好，没事。

然后他告诉我，工地上有比他年纪更大的老头，还有年轻人，不过，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来完全不像做事的样子。他鄙夷地说，唉，他那做事的样子我是真的看不中。然后给我讲哪个工友因为不会做事而闹的笑话。

父亲因为去工地打工，得以走遍武汉三镇我都不曾去过的地方。他说，最远的一次，是包工头开车送他们去一个叫黄家湖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大学城在新建，开了两个小时车才到，相当于从武汉的东北角到了西南角。

他还讲到现在包工头对民工的态度也还不错，因为有政策，他们都不敢拖欠工资。还讲他们中午的盒饭吃什么，以及一天的收入，刚开始是一天八十元，渐渐涨到一天一百。他对此很是满意，他笑着对我说，你爸爸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当了一辈子农民，哪里想得到我还可以一天挣一百元钱的。

这一百块钱在他看来，是那么的值得。

我也笑，我为父亲高兴，也为他悲哀。我想到那些坐在有空调的机关办公室里，一杯茶一张报纸混一天，心安理得地月入四五千，退休还有养老金的人们，这个世界真的不公平，可你奈他如何。

从父亲的话语中我感觉得到，在工作中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和价值。如果工作真的给他带来快乐，就让他工作吧。

现在，我能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，不做儿女的负担，这对我就是最好的。你们的孩子都小，买房要钱买车要钱孩子读书都要钱，我们作为老人的，闹得动的时候就闹，实在不行了，再指望你们。父亲爽朗地说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稍稍心安。

有一天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，为了让包工头和工友看得起，他买了染发剂，自己给自己染头发。

父亲不愿老去，他多么希望自己仍然还年轻。可是，岁月无情，白发随之而生。

早在1988年我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，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白发。

当时，他送我去省城。我们坐在长途汽车上，五个多小时的车坐得人昏昏欲睡。我只是因为兴奋，一直看着路两边的风景。父亲在我身边静静地睡着了，在我东张西望时，不经意间看到了他，然后看到了他的头发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父亲刚刚剃过的短头发中已有星星点点的白色发茬，尤其是两边太阳穴相连的那一圈，更为密集。

那一年父亲才四十二岁，是他人生最好的年华，可是，却已经有那么多白发。如果我不是坐在他的身边挨得那么近，我哪里又能知道呢。

更早之前的关于父亲的白发，却是一个误会。当时我在县城读高中，一个初冬的早晨，正在教室里早自习，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外叫我，抬头一看，是父亲。当时因为学业紧张，除了寒暑假及元旦、国庆这样的长假，我是殊少回家的。一般是父亲一两个月来一次，骑车三十多里，给我送来零用钱及生活用品。

我忙跑到教室外，从父亲手中接过他带来的毛衣、棉靴，还有我爱吃的炒花生。我非常高兴，抬头看父亲，突然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在他的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怎么全白了？就像一团白棉花贴在那里。

我指给他看，他用手捋了一捋，那些白色的东西都没了。

哦，是早上的霜。他说。在这样呵气成冰的早上，父亲从三十里外骑着自行车赶到我所在的学校，凛冽的寒流齐齐向他的额头冲去，然后凝结成霜，晨读到两眼昏花的我还以为是白发呢，我一边欣慰，一边又觉得心酸难过。

但那实在是父亲最好的年华，就在我上大学的那年的春节，吃过年夜饭之后，父亲既满足又惆怅地对我们说：唉，我真希望你们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成人，但是我和你妈妈不要再老了，就这样最好。

原来，刚强理性的父亲也怕老，也有如此柔软感性的一面。

现在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父亲真的老了，我也人到中年。

2009年6月的一天，当电话铃响起来时，我正在为一件无聊小事烦恼。

电话里是母亲的声音，她用焦急的声音对我说，你给华仔打一个

电话，你爸爸烧得有点糊里糊涂了，我没办法送他去医院，他也不愿意去医院。

我就知道不好了。在爸妈的习惯里，他们对儿女一直是喜欢报喜不报忧的。一向自诩健康的父亲要是病到要上医院，那一定是很不得了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不记得父母有上医院的事，他们是有什么病痛都拖一拖忍一忍，大不了到附近的小诊所拿点感冒药消炎药。

怎么回事？我问。

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三天前就有点不舒服，大概是夜里受了凉感冒了，他就自己买了点药吃，以为会好的，没想到现在愈发严重了，发烧，说胡话，走路都挪不动。

那是中风了。我心里一惊。对母亲说，我马上过来。

在出租车上，我给小弟打电话。他在汉阳我叔叔的厂里做事，手机号总在换来换去，常常连我都不知道哪个号是他真正在用，更不用说不识字的记忆力也在退化的母亲了。这些年来，母亲只记得我的电话号码，她有什么事要找儿子们，总是先给我这个女儿打电话，再让我打给弟弟们。

我赶紧给小弟弟打电话，告诉他，爸爸病了，肯定很严重，让他放下手头的活，过武昌来。

出租车在小东门堵住了，我往父亲那边打电话，告诉他我马上就到。

电话通了，是父亲接的，他喂了一声，异常的虚弱。他说，什么，你大声点，我听不清。我再次说了我的名字，他却没有任何反应，而是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着我也听不清楚的话，好像他是把我当成老家的一个亲戚了。然后就没有声音了，电话并没有挂断，只是父亲不再说话。我急坏了，大声地喊爸爸爸爸爸爸，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急得快哭了起来，催出租车司机等会儿快点开。我告诉他，我父亲病了，到了地方还要送他去医院，麻烦您的车不要开走，先在楼下等一会儿。

绿灯一亮，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加大油门冲出去，他很快就送我到弟弟家。

上楼来，看到父亲坐在沙发上，他的脸红通通的，表情有些呆

滞，看到我，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我过去扶他，他的胳膊却是冷冰冰的，一看就知道病得不轻。这时母亲也从厨房出来了，原来刚才她下楼去喊侄子回家吃饭。

我告诉母亲，刚才爸爸在电话里把我当成别人了，看来是病得不轻。我对父亲说，走吧，我送您上医院。

他说，我在吃饭嘛，不用上医院。我吃了消炎药的，过两天就好了。

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，还等自己好？我生气地说，走吧，出租车就在下面等。快点走吧。

父亲已经出现明显的中风症状，他的身子是僵硬的，步子都迈不开，我和母亲一人一边架着他，往楼下走。

到了最近的社区医院，医生一看就说，还是去省中医院看，我们这里只能看点小病。

马上转出租车到凤凰山的省中医院，挂了急诊，医生量了体温、血压，搭了脉，然后说，老人这个病来得比较急，中医治起来比较慢，你们还是到武警总医院去看吧。

我们又出门，再转乘一辆出租车，去了司门口的武警医院。挂号，送他到内科急诊。正在这时，小弟也赶到了。我们在内科看医生给父亲问诊，然后他开了一系列的单子，验血、胸透。

父亲喜欢抽烟，他的肺肯定不好，这些年来一直爱咳嗽，而且痰多，对此母亲非常反感，说了他无数次。年轻的医生说，爹爹，您真的不能再抽烟了，您的肺不允许您抽烟了。还有，酒也不能喝了，实在要喝酒，您就喝点红酒。红酒可以软化血管，这是全世界的医生唯一推荐喝的酒。

红酒，在父亲的眼里大概就像是糖水一样的东西吧。他爱喝的是粮食酒，而且是从酒坊里看人家酿出来的酒。

医生建议最好是住院治疗，父亲一口拒绝了。他说，我一个农村的老人，没有医保社保，住什么院呀。医生你就给我开药，我自己带回去在附近诊所打。如果需要做检查，我们再来检查。

医生就同意了，然后给我们开了一堆的药。医生说，先打三天，

之后来复查。

我得上班，好在小弟媳妇听说父亲生病，从宜昌赶来帮忙照顾。有她陪着，母亲也不至于六神无主，婆媳俩一起陪父亲每天去小诊所打针。听母亲讲，原来对于生死似乎是置之度外的父亲，曾经大大咧咧地说活了六十岁现在死也没什么遗憾的父亲，却在那时候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。本来是每天打一针的，明明当天的针已经打完了，他还会要求去诊所打针。母亲拉他，告诉他针已经打过了。他不信，非要去诊所打，直到医生告诉他，是真的打过，他才相信。

三天后，父亲的身体恢复了一些，至少烧是退了。我们送他去医院复查，医生发现肺部还有阴影。医生说，难道是肺结核？您赶紧去结核病防治所检查一下吧。

如果是肺结核，那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母亲和侄子也有可能被传染。事不宜迟，于是，我们又赶到结核病防治所，做透视，做痰检。第二天，痰检结果出来了，还好，不是。于是，又转回省武警医院继续检查。

这时，远在南方的大弟弟也赶回来了。

医生建议做一个CT。在等待结果的时间，坐在医院走道的椅子上，我对大弟弟说，你们回来吧，别在外面漂了，老人是一方面，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方面。你们做父母的不在身边，指望老人管孩子是不可能的，我看了侄子的课本，基本都是新的，没有听课做笔记的痕迹。听说也从来不做家庭作业，说是老师没布置，这怎么可能？

弟弟不语。虽然是姐弟，但有些话说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，我就不好再说什么。

片子出来后，年轻的医生把主任医师也叫来，细细地察看了片子后，主任医师说可以排除肺癌。这消息对我们是最大的安慰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

看过父亲的片子之后，年轻的医生不解，您的肺部怎么会有阴影呢？这三天的消炎药应该是可以消除炎症了。

父亲说，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是肺结核病去世的……

哦，明白了。医生说，您大概是那个时候也被传染了，但是正年

轻，身体素质好，就自愈了，但是肺部留下了钙化点，所以会有这些阴影。

一场虚惊，也让我们知道了家族历史，奶奶是肺结核去世的。父亲说。如果那个时候有现在的医疗条件，她老人家就不会在五十岁的时候去世了。

这一场因感冒发烧引起的肺炎、中风，医药费花了近六千，但父亲并不知道，事后，他有一次问母亲说，我这一次生病，只怕是花了一千多吧。母亲告诉我，也是想问我到底花了多少钱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是的，您就放心吧。

我真的不能告诉他们究竟花了多少，父亲辛苦在工地上打工一年，也就挣那么一点钱。如果告诉他这一场病花了这么多，他会又心疼又懊恼，不如不说。

趁着那天两个弟弟都在，大家难得坐在一起，我说，父亲这一场病虽然不好，但也是一个好事，让我们知道，老人老了，现在是到了我们做儿女的来尽义务的时候了。我们仨现在都在，大家就商量一下父母的养老的事吧。

母亲在一边眼泪刷刷地流，她一向脆弱。我说，人老了总是担心自己老无所依，总是担心自己被儿女嫌弃，所以，做子女的真的应该趁早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想法，帮他们打消心头的顾虑。

弟弟们不做声。他俩都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做事，手上并不宽裕，尤其是大弟陷在传销的泥坑里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陷得有多深。我说，我虽然是女儿，但是老大，好歹读的书多一些，对于父母的赡养，我们三个人，按四三三的比例来分配，如果说现在给他们两个老人一个月一千的养老钱的话，我给四百，你们一人三百，可不可以？

两个弟弟点点头。

那就说到做到，你们可以按月给，也可以半年给一次一年一次地给，但是，一定要给。我对他们说。

这一场病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让父亲戒掉了烟，而戒烟后的父亲，果然咳嗽少了很多，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戒烟的好处，所以，基本上不

再抽烟。

可是酒，却没有能真正戒下来。病愈后的前三个月，他是滴酒不沾，但是，渐渐的，开始小酌。再然后，酒量开始上升，母亲向我投诉。当我劝父亲不要喝酒时，他说，我知道的，比原来喝的少了很多。

我还是生气。他也太不把教训当回事了。明明医生警告他不能喝酒，中风病人如果第二次中风就麻烦了，可他为什么还是要执迷不悟。

那天，我因为伏案太久，颈椎病犯了，去小区门口的诊所做按摩，碰到另一个正在那里按摩的老头。他对按摩师说，我这一生不好别的，就好这一口酒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要喝，哪天连酒都没有喝的，我就到长江大桥跳下去算了。

他是呵呵笑着说的，那语气，跟我的父亲是那么像。

我就想，既然父亲爱喝酒，就让他喝去吧。酒对于他，是生活中不多的乐趣，只好由他去了，但是，作为女儿的我再也不给他买酒了，这一定让他失望。

在我们乡下，生女儿的人家不说生女儿，而说是生的坛子。所谓坛子，其实就是酒坛子，就是当女儿出嫁后，在中秋、端午、春节回娘家时，一定要给父亲买酒喝的意思。

可是，现在，我对父亲说，爸爸，原来我是一边劝您不喝酒，一边又给您送酒。现在，我是真的不再给您送酒了。

他笑笑，说，我想喝酒我不会自己去买？

那一会儿，我觉得父亲有些赖皮。不过，只要他能够一直健康，赖皮又何妨。

父亲病好后，一直没再去工地，他积极地为大弟弟寻找一个可以重新做生意的地方。刚好那一块拆迁，修了一个临时菜场，菜场边上建了一排门面，一个月一千五的房租，可以用来开一家小餐馆。于是父亲交了两千块钱的押金，给弟弟订了一个门面。

2009年的春节之后，大弟弟就没有再去南方，延续两年多的发财

梦到了梦醒的时候，他已经耗不起了，就在年夜饭之后送我去车站的路上告诉我，这两年把以前挣的钱全亏进去了，还借了不少债。如果那房子不是小产权房，他差点就把房子卖了去拼业绩。现在，幸亏那房子没卖出去，在武汉还有个栖身之地。

可是，餐馆生意非常依赖周边的商业氛围，临时市场位于大片拆迁区，人都在往外迁移，真正来吃饭的人很少，附近的民工偶尔会来，算是聚餐打牙祭，也是点的菜少吃的饭多。而米、油、菜价都在噌噌地往上涨，所以那餐馆生意只能算是勉力维持生计。但在父亲看来，就算这样也比在南方做虚头巴脑的生意强。

2010年的下半年，弟弟凭自己的厨师手艺找了一份远在浙江的工作，一个月有三千多元，只是得背井离乡，好在这两年他也习惯了外面的生活，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浙江，餐馆留下弟媳妇打点。

弟媳妇一个人是不够的，这时，一直在家里做饭洗衣的母亲就充当了主力，婆媳两个人把一个生意不好的餐馆勉强维持了下来，连侄子也知道该帮忙做事的时候不能束手不管，会帮着拎水、端菜、盛饭。

然后突然有一天，母亲打来电话说，你爸爸还是出去做事了。

我很生气，晚上趁他在家，我打电话过去，问他，您怎么这么不听劝啊。

父亲说，休息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感觉身体好多了，已经恢复了，又有人来叫他，说工地上缺人，他就去了。他说，我不出去做事，坐在家就像在坐牢似的。那些城里的老人吃饱饭了没事，不也沿着操场跑步锻炼吗。他笑着说，我出去做事就当是锻炼身体。

但这是不一样的。

这也正如父亲自己所说，他说，我要是一直待在农村，也就不晓得这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是这么大。城里的老人有退休金，拿到退休金想着的就是怎么保养怎么活得健康长久，农村里的老人……他一时想不出好的词来说，只叹了一口气：鬼哟。哪个管你。

他现在是不会再在餐馆做事了。前几年一直在帮大弟弟做事，手上并没有攒到钱。但当他到工地上打工后，每个月多多少少都能领到

一些钱，从而多少能体会到自我价值，他当然宁愿在工地上打工。
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两个弟弟，对于父亲的复出，我们当然是极力劝阻，生了那么大的一场病，就不要再去工地了。辛苦一年，也挣不了万把块钱，生一场病就花了五六千，实在不值得。但这后半句话，到嘴边又咽下了。

父亲说，我晓得你们放心不下我，不要紧，重活、我干不动的活，我不会去干的。

您这么喜欢做事，那就回乡下种地吧。我的弟弟说。

父亲却说，在工地上打工比种田划得来，所以他趁着还闹得动，再干一年。他向我们承诺，再干一年就不干了，和母亲回乡下去，种两亩地，养几只鸡，安享晚年。

我就知道劝也没用，老家人多地少，一个人平均一亩多一点地，只够糊口。乡下人情往来都需要钱，两个弟弟在武汉多年，对这些都没有体会，这些都得靠父母去应酬。

好吧。我只希望他的身体真的能够吃得消。

我也相信，在病过一次之后，父亲是懂得珍惜自己的。

果然，过了不久，我在去叔叔家喝酒时见到父亲，他告诉我，他的一只胳膊现在经常疼，使不上劲。他去看了中医，说是韧带陈旧性拉伤。

我说，您看，身体还是没有原来好了吧。那就赶紧治，别干了。

他说，知道，我都不用那只胳膊。再说了，我这把年纪的人，身上这里那里出问题是正常的。

对病痛等闲视之的豪气又在老爸的身上出现了。我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，还是应该悲伤。

连我的女儿，在得知了姥爷又去工地打工的消息之后，她都说，姥爷太神奇了。神奇，在她那里是一个以一当十的既是赞美又有些调侃的复杂的词。

我得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父亲是很神奇，他这几年的经历，常常会激励我，我会视他为我生命的榜样，尤其是当我消沉悲观的时候，我也可以从父亲身上汲取力量。

有一天，接到小弟弟的电话。现在，他从叔叔的厂里出来，借钱买了一辆东风小康，在汉正街一带跑运输。开车是他热爱的，早在十年前，刚拿到驾照的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开过，可那车实在是太旧，只是让他练练手过了几天开车的瘾之后，就不停地这里那里地出问题，再过不久就彻底报废了。于是，他去宜昌，开了一段时间小饭馆，而后又开了一段时间摩的，不久却出了一场车祸，像演特技一样从桥上飞车而下摔到桥下，不幸中的万幸是只是摔断了几根肋骨，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。现在，他如愿开上了自己的车。父亲一再地叮嘱他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
他得知父亲在外面做事后，把自己的旧手机给了父亲一个，也方便联系。

但是父亲不会玩那个手机，常常是带在身上，一不小心就碰重拨键，以致我一次次地接他的电话，里面却没有声音。这让我很恐慌，因为我又想到了父亲发病的那天，电话里没有声音时的情景。

久而久之，父亲就把那手机关了，再也没用了。

弟弟就是在打电话给父亲，发现手机关机后给我来的电话。他说，真的为爸爸担心。

我说，是啊，我们总是劝爸爸不要再做了，爸爸听不进去。并不是他真的听不进去，他其实是在为我们操心，他是想给我们减轻负担。

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弟弟说。他们真的是多操一些心。

别这么说，为儿女操心，是父母的天职，他们辛苦一生把我们养大，就算我们各自成家，当了父母，他们也仍然止不住地操心，等你以后老了，还不是一样的。

我们姐弟仨近几年来各自工作生活中都遇到过种种变故与不如意，其实每一个变故发生时，父母都是为我们揪心揪肝，捏一把汗的。所以人家不是说嘛，儿女对父母最大的孝顺，就是把自己过好。

还有，就算是我们对父母说，您就别为我们操心了，早点回乡老家，过几天轻闲日子，你以为他们回老家真的就可以吗？他们真的就那么想回去吗？要是真的想回，为什么他们一次次地说要回，却又一年一年地留下来？也是因为我们做子女的都在这里，虽然我们是没

有多大的出息，就是普通人，做普通的职业挣普通的收入，但是，好歹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里，有个事情好照应。等他们真的回了乡下，可以想象一下，真的就比在城市里好吗？自来水没有，得打井。卫生间没有，得蹲茅坑。做饭又得烧柴禾灶，母亲倒是惦记着家里堆的那些柴草，但也只是惦记而已。如果让他们的生活一下子退回到了十几年前，你以为他们真的愿意吗？要知道，那种田园风光，只是在诗人的眼里才有诗意，但在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眼里，未必。

小弟一时无语。

我对小弟讲的一切，都是我此前一次次地想过琢磨过的。

现在，对父母，我唯有尊重，服从。

2010年8月的一天，当我开车从江口经过长江隧道回武昌的时候，有一瞬间，我想到了我的父亲，因为，这里，曾经是父亲的工地之一。父亲曾在这里劳动过，他都做过一些什么？可能是浇铸过水泥，或许是扫除灰尘，可能是搬运砖石……那些活，是我无法想象的，但是，正是这些活，成就了眼前的这一切，这里，有父亲劳动的价值体现。我走过这里，就不由得会想到父亲。

这条隧道的总设计师，是我的女儿的同班同学的父亲，那样的父亲是值得骄傲的。但是，我觉得，我的父亲，也是同样值得骄傲的。

我相信在这个世上，有千千万万像我的父亲这样的农村老人，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迁徙到了城市，不愿意成为儿女的负担，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在工地上出没。我每次走过一个工地的时候，都会往那些人群中看去。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，他们都来自农村，都做着又脏又累、城里人不屑于做的活，直到他们做不动为止。

同时，我也在想，身为农村老人的儿女，应该怎样面对父亲高龄打工这个问题。一方面，我尊重父母，如果劳动和工作能带给他快乐，我真的没有权力剥夺。但一方面，这又让我觉得内疚、心酸、自责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让父母过上舒适无忧的生活。毕竟他们日渐老去，不可能再如当年般健步如飞，力大无穷，我真心地希望父母能安享晚年，而不是一次一次地出现在工地上，劳碌终日，与灰尘、噪音